



鐵花仙史

第二十四回

大姨夫先作小姨夫

詩曰

海棠先放牡丹遲 顛倒韶光不自知

舊日齊眉人固在 應將薄倖枉相如

說那瑤枝見秋透痴情甚切再三問計因說

道妾聞良禽擇木而棲智士擇主而事紅拂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求

之於藥師。文君之於司馬。皆此意也。今妾身值其事。感念君情。不得不以肺腑相告。若據妾之愚見。君欲辭舍妹之姻。而締盟於妾。事多掣肘。勢必無成。倒不若趁衆人不覺。君竟不別而歸。反是妙策。秋遴笑道。不別而歸。事雖極易於小姐之姻。仍然無益。此策妙在何處。當是小姐誑我之談耳。瑤枝道。妾實不敢誑君。但必使妾無白頭之嘆。方可明言。秋遴

見說忙對月立誓道。嫦娥作証。星斗主盟。我陳秋遴與蘇小姐。自今夕約爲婚姻。永諧連理。如負初心。前程不吉。定落阿鼻地獄。瑤枝笑道。要說非難。何必立此大咒。秋遴道。此係出自真誠。望小姐速卽賜教。瑤枝說道。君明早請自先行。妾再捱遲三四日。以釋家父同遁之疑。然後亦逃。趕君舟同歸武林。以畢今後願。望不知君意以爲何如。秋遴不勝欣喜。

道荷蒙小姐垂愛不嫌庸陋。畫此成全妙計感佩良深。小生明早當卽如教先行。但小姐追舟之言切不可失信。而使小生翹首途次也。瑤枝道一言已定何必多疑。况歸杭之路向日曾行是妾熟徑。決不使君翹首懸望也。但私奔之事自覺可羞。奈何。秋澹喜笑道才美相逢何羞之有。但立談已久。玉露金風恐妨貴體。何不請進書房。償此良宵奇遇。說罷

伸手來拉。瑤枝笑道既已訂定終身。則歡娛有日何必如此性急。秋澹也笑道傾想已久。豈有對瓊漿而更忍渴耶。瑤枝笑而不答。秋澹越發狂惑。上前挽了瑤枝之手。同入書齋枕席之事。例不忍縷述。次早五鼓起身。又叮嚀了幾句。瑤枝自歸內室。秋澹去喚起樵雲收拾行李。並不驚動蘇衙一人。悄悄的偷開園門。趁着曉星殘月便行。行了數里。東方漸

乙規妙女非
女乃燕女
竹林乙批

白埠上僱了一舟望南進發秋遊因有瑤枝
之約分付船家早泊晚行又延捱擔擱不一
日行抵吳門日未銜山秋遊就叫停泊上岸
步了一回下來到得晚間忽有一舟傍攏問
道這船可是浙江陳解元相公的麼秋遊聽
見不等船家回答忙叫樵雲出船應道正是
那船上道好了追着了秋遊心心相照正欲
出去探看只見瑤枝早步入船來二人相見

喜從天降秋遊便秤了兩許白銀叫樵雲打
發來船回去樵雲道這是誰家的小姐如此
夜靜更深相公也不問箇來歷於途次并船
孤男寡女混雜一艙明日弄出事來恐有不
便秋遊笑道這是我相公揚州娶來的是你
主母有甚不便樵雲道相公娶主母豈有我
樵雲竟不知道的却並沒姻家遣送又不曾
見有媒妁來議親今於道途猝台事有可疑

莫不要倒是相公去那里馬扁來的秋遴罵
道難道我相公做甚事情倒先要來請教你
樵雲不成要你管甚麼馬扁不馬扁在這裡
亂道還不快到外艙去睡樵雲見說嘻的笑
了一聲自到前面去宿歇不提次日開船行
了幾日已抵武林樵雲先到家報了信秋遴
和瑤枝乘轎回來陳夫人初聞樵雲之言心
甚不悅次後見瑤枝一貌如花果與秋遴是

天然佳耦反增喜悅因此並不把秋遴埋怨
擇了吉日便諧花燭正是

春光到眼勿生嗟 自古情深易感邪

莫羨鴛鴦花底爨 從來傾國便傾家

在下爲何道此四句原來陳秋遴所遇這瑤
枝却是假的乃秋遴三年前在埋劍園見了
的玉芙蓉之妖自從被花神責遣貶置揚州
却又不甘於竹籬茅舍與衆卉爲伍因見二

府後園人稀地曠花木成蹊便托根在那里過不年餘早又十分茂盛。因是露水之緣未遂懷春之念不死。這日見秋澁對他感念花心甚喜不覺前日之興復生。卽化作瑤枝迷誘逃歸。秋澁那里知道認做真箇是絕世佳人十分愛悅。這總是秋澁邪念所致而蘇誠齋却又如何曉得。因怪秋澁心高氣傲。故爾設那圈套要墜落他一塲。方始應允。次日忽

見小童走入報道陳相公不知何故竟於昨夜開出園門悄然不別而去了。特來稟老爺知道。誠齋見說忙到東園中探看。又着人四下追尋了一日。却只見誠齋深悔昨日語言太執。想他因此羞愧而逃。與瑤枝等說知了。俱各嘆息不提。再說朝廷因紫宸靖寇之勳。未曾受賞。便高隱入山。深嘉其行。因而功及其叔陞授誠齋嘉興府知府之職。誠齋奉

命不日離揚。便道告假回家。擔擱了月餘。便擇日挈家到任。過了數日。因有秋遴之事。在心欲往省下走遭。一來理合叅見上司。二來就好訪問秋遴。尋其舊約。算計定了。次日即起身上省。來至杭州。下了公館。次早先去謁見諸上司官。其時浙江學院成全。亦松江府人。與誠齋鄉榜同年。且係至交好友。誠齋心中暗忖。若得此老作伐。秋遴之事。何患其不諧。因即打轎來拜。却值成學院公出未回。誠齋必欲候歸。一面門卒只得通報內衙。早有成學院之弟成美出來迎。入相見坐定。各敘寒溫。又說了些閒話。却還不見成學院回衙。正是等人易。次誠齋覺得有些不耐煩。因見科考的文卷滿案。便從面抽取一本來消遣。不期展開一看。真乃雕龍繡虎之才。做得十分出色。誠齋驚喜道。我閱文亦多矣。從未見

天隨人卷

此佳作。此人疑是錦綉心腸。其才不下於秋
遴。但不知年齒老少耳。却又想道。若是老成
手筆。具此郁郁文才。何至尚淹滯一衿耶。此
必少年英俊之士。解狀之器也。又看他籍貫
時。寫着錢塘縣學生員蔡儒珍。誠齋想道。備
果少年。幸未授室。是馨如之福也。正對着這
本卷子。稱賞。忽報老爺回衙了。誠齋向外面
一望。早見成全步入。當下見禮。各敘別後懷

念之情。誠齋道。弟有一事拜謁。但不知老年
兄肯爲一辨否。成全道。有何合。諭伏乞見教。
無有不盡力之理。誠齋道。小弟有一繼女。頗
擅才貌。原係此間故兵部夏英之女。因其兄
不肖。將妹應嬪娥之詔。入都於金山下。遭風
覆舟。是小弟救得。因認爲如此女。賦性端淑。
才貌出羣。不欲妄與庸人作婦。昨有前科浙
省解元陳秋遴。籍隸錢塘。曾至維揚。作寓於

弟同知署內弟頗欲掃甥館相招奈值公事
他出渠亦不別自歸荏苒至今未償所願茲
特謹以掌判之任拜煩年兄欲得借重台言
一爲作合成全道年兄台命小弟敢不謹遵
明日卽當以一言往訂但念彼夏氏豈竟無
人而年兄相攸之意乃若是其殷切耶誠齋
道彼只一兄因負重入京會試中途遇盜溺
死長江故夏族已爲烏有雖名繼女實親生
無二也成全見說嘆息道原來如此念夏公
亦可謂一代偉人却怎使伯道無兒今猶幸
中郎有女曾聞叩闥扶柩廬墓守孝想卽此
令愛也似此才能賢淑閨秀小弟執柯之人
亦自榮幸誠齋再三致謝了因又問道小弟
方才因年兄未歸偶閱此卷試作真乃出色
當行可稱造五鳳樓手但不知此生之年貌
何如耳成全接卷一看道此乃蔡其志令郎

蔡儒珍之作年齒未踰二十文才可冠三千
是小弟極得意之卷故已取他第一名科舉
不期年兄眼力與弟相同誠齋見說心喜道
但還未知曾否授室小弟弱息馨如待字閨
中每思覓一快婿今閱此生之卷私心甚慚
如其紅絲未有所繫更欲仗年兄鼎力一爲
月老也成全笑道聞蔡生尚未有室小弟作
伐當無不諧但年兄得隴望蜀浙地奇才竟
欲一網打盡亦不免太狠心些誠齋笑道倘
恐你不成二姻俱諧自不敢忘年兄斧柯之力但弟與
年兄原係至交小弟得此快婿年兄亦可稱
于湯有光矣說罷大家都笑正是

不問藍田求種玉。笑從冰語覓東床。
不說誠齋別去且講成全於次日特設一席
邀請秋澹儒珍儒珍見學院相招欣然而至
只有那秋澹一自揚州歸後日日和這假瑤

枝洞房春色足不出戶後來探知誠齋陞任
嘉興知府又聞得這兩日在杭叅謁上司越
發斂跡深藏連堂前也不出來步步成學院
差人下柬來邀家中只是遊學未歸這句話
辭了去再說儒珍拜見成學院道門生深荷
大宗師培植之恩方切銘感今者又蒙寵召
祇覺益抱不安成學院笑道茲有一件喜事
相聞故設盃茗奉迓且待陳秋濤到來一總

言之儒珍聞言心中想道不知是甚喜事都
要秋濤來纔說正在猜疑只見差去邀請陳
秋濤的早回來稟覆道陳相公因遊學未歸
故爾不到成全道既不在家且俟改日面談
也不必再候了當下酒殺齊備成學院便邀
儒珍入席儒珍遜謝道既有台命卽此宣示
可也何必又叨賜宴况大宗師在上門生亦
怎敢安坐持盃肆然罔忌成學院道師生一

脉相承。正該合歡盃酒。賢契慎勿拘牽俗套。致老夫莫伸繾綣之懷。儒珍只得告坐了。酒至半酣。成學院笑道。書中有女顏如玉。信是不誣。昨有本院同年至。契嘉興太守蘇公。偶過敝署。因閱賢契佳作。十分欣羨。蘇公有位令。愛芳字馨如。夙稱金閨之秀。欲屈賢契作東床佳客。與本院作伐。不知賢契尊意如何。儒珍正苦馨如姻事。誠齋不允。欲再挽冰往議。今聞成學院語。恰中下懷。那有不然之理。便深深打一恭。道蒙蘇大人不棄寒素。又大宗師辱爲執柯。門生敢不遵依。但念一介孤寒。愧乏白璧爲聘。耳成學院大喜道。既是如此。一言已定。百年不易的了。但合尊翁處尙未走。啟望代本院致意儒珍。道謹領鈞命。門生亦本當卽稟家君也。但適纔聞約陳秋。遴未識是何台意。成學院笑道。因蘇公還有一

位繼女亦免本院作技欲與秋遴訂姻故併
招之京欲一本而兩得。不意秋遴遊學未回
此亦不妨於異日另議耳。但如今秋聞伊邇
賢契宜益加淬厲之功。方才所云既已訂定
且俟撤練之後以便作兩登科耳。儒珍致謝
道仰承台諭敢不承教。正是

細看月輪如有意。定教丹桂傍嫦娥。

當下儒珍別了成學院。一路回來好不欣然
自得。與其志說了亦甚喜歡。擇定吉日先下
聘到誠齋任所。合登之期。自待場後不提。且
說馨如知父親與他受了蔡宅之聘。雖是聞
得才貌俱優。但因有續詩一段幽情。心中頗
不悅懌。事到無可如何。惟有付諸長嘆。而瑤
枝聞秋遴之事。未曾得諧。亦甚愁悶。又兼誠
齋回衙說知自己家內片瓦無存。更覺十分
傷感。不在話下。再講若蘭在蘇衙聞說馨如

所諧之配。却是蔡其志的兒子。名喚儒珍。吃了一驚。好生疑惑不定。便與紅渠私議道。我家那會有什麼公子。却來與馨如小姐聯姻。况儒珍之名。又恰與王生同喚。這事好不奇怪。紅渠道。據小婢看來。當是另有一蔡家。偶然名姓雷同。若是老爺時。卽或承嗣那房。接續香火。豈不知王相公名字。却也喚作儒珍耶。若蘭道。我也是這般想。但我和你雖蒙蘇老爺恩養。在此已是三年了。不知何日才得出頭。算來也終非了局。又無處可通信息。不知近來老爺可得康健。又不知王生行止。何如此心一轉。愁悶欲死。紅渠道。愁悶却也何益。方今大比之年。有心耐至場後。再看光景。倘上天憐憫。節義使王相公鄉榜題名。那時向蘇老爺說知。便是會合之期。亦不枉爭這一口氣。若今日回去。王相公仍是箇窮秀才。

老爺仍然不悅。況去年在揚州那箇陳秋遴，不知是嬌綃嫁去的，這箇陳秋遴不是，倘或就是他。蘇老爺說他尚未曾有姻，故欲將瑤枝小姐配他。豈不是嬌綃之去，必有甚的敗露，不知老爺怎地一箇挽回在那里的。小姐如今回去，豈非自入於穽，却有許多不妙哩。若蘭道：汝言雖亦有理，倘王相公今科又不中，却將奈何。紅渠道：中與不中，且待場後再作計較。若再不中時，竟向蘇老爺說出真情，要他訪問王相公消息，將小如從蘇宅出嫁。難道陳家再來爭得，這箇就是一條活路了。若蘭見說，不覺轉愁作喜道：汝言有理。且再等着秋榜也。不說若蘭主婢閨中談論，再表儒珍自訂姻之後，心中十分得意。到了試期入場，真乃人逢喜氣精神爽，三場文字都做得錦繡相似，高高的中了第一名解元。報到

家中。蔡其志與儒珍十分喜悅。原來其年主
司因這王字犯了聖諱。故榜上惟有姓王者
一箇也不中。儒珍却幸而改姓了蔡。成學院
深喜自己眼力不差。因催儒珍畢姻。以應兩
登科之語。其志擇定吉日。不消儒珍費心。早
已諸色齊備。到了佳期。新人已娶入門。笙簫
奏曲。蘭麝飄香。一個絳服烏紗。如潘安再世。
一箇金裝玉裹。若仙子臨凡。果然一對美貌
夫妻。甫完花燭。送入洞房。外面優人演戲。自
款待那諸親百眷。不必細表。且說二位新人
在洞房中。彼此覲面。一驚一喜。驚的是馨如
暗詫。今夕之蔡解元。爲何與昔日之王先生。
面貌無二。心下好生疑惑。喜的是儒珍得對
着楊柳樓頭一面。不夏亭內重逢的蘇小姐。
追念昔日之相思。竟有今宵之配合。心中十
分如願。喜極欲狂。雖侍妾滿前。竟有些顧不

得體面見馨如低首沉吟。料是疑我人是姓
非之故。便微吟他前日所續的兩句詩道。仔
細因知春自在。慙君莫認並頭蓮。吟畢笑道。
蒙續半章佳句。果成紅葉良媒。馨如見說。方
知就是昔日的王先生。心下却才快活了。微
笑不言。儒珍那時意懶神飛。因又笑道。曾憶
昔時於不夏亭中。月夜相逢。蒙小姐有媒妁
可通之諭。因說合表兄楊君執柯。豈期合尊
不允。遂致轉切相思。已自分斷無今夕。若非
三生有幸。烏能終附絲蘿耶。馨如聽了那一
段話。忽然花容發怒起來。正是

該怒本無事
之徒乃五日
混珠

書齋偶爾續新詩。尚是文人遊戲時。

若說荷亭曾夜遇。宛然密約與私期。

只因這一發怒。有分叫雪隱鷺鷥飛。自見柳
藏鸚鵡語。終知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評云若蘭訂盟於先誓如聯姻於後而花
燭之諧顧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一似未
賢讀者之意之甚吁工良心苦而不得蒙
嘉賞於衆口昔人所以嘆得一知己爲可
不恨也小說家一人而擁數妻者動云姊
妹稱呼以爲庶幾無小無大莫判低昂而
豈知妻之義爲齊例止有一外此則皆是
妾縱美其稱名曰姊妹而其實仍是妻妾
夫未與誓如成婚而遂得若蘭消息則誓
如例當離既成婚而後知若蘭消息若蘭
則例無有離者於是不得已而調停之曰
姊妹稱呼夫是則真姊妹而非妻妾耳才
子臨文雖於至平極淡之一稱謂亦必咬
出汁漿不肯洗衍如此琵琶於牛趙之間
其何以能無遺憾乎

鐵花仙史

第二十五回



兩解元雷擊花妖劍

詞曰雨雨雲雲百事有愛愛恩恩那忍輕
分手但願天長地久卿卿常是連環紐
奇得神仙奇妙訣擎掌雷生驚擊花
妖走錯認花殘風雨驟東皇愛護還依
舊

右調蝶戀花

話表蘇馨如見儒珍說曾與不夏亭夜遇。心
下駭然。以爲此言從何而起。欲要卽問一箇
明白。見那侍妾滿前。害羞不好啟齒。欲待且
隱忍了。異日再問。却又隱忍不佳。况此關繫
香閨名節。怎生含糊得。因說道。續詩一事。昔
因相公他出。偶然捉筆。實係無心。然猶負愧
至今。至適言不夏亭之遇。不知相公所遇何
人。儒珍笑道。年餘之間。不信貴人多忘事。至
此馨如道。如此說來。終不然是賤妾不成。儒
珍道。不是小姐更有何人。彼時若非驚散。早
已踐並頭蓮之句矣。馨如見說。不覺勃然變
色道。相公視妾爲何如人。而造此狂言。以相
誣玷耶。妾雖閨中弱質。亦頗知禮法。豈有柔
濮私期之事。貽閨闈之羞乎。儒珍笑道。小姐
請自息怒。旣云不曾相遇。就是不曾相遇了。
何必爭得。馨如道。說那里話。此事關妾一生。

名節豈可含糊過去空負玷辱之醜聲若不
察出此言之所從來恐今夕花燭亦爲虛設
也儒珍見說心中着急深悔自己多言因再
三告罪馨如却執意要辨明白兩下正當難
解難分只見柳枝在旁暗笑馨如覺笑得有
因便問道不夏亭之說莫非汝有所知耶柳
枝見問方纔說出蔡相公不夏亭所遇實非
小姐却倒是柳枝儒珍見說驚問道那箇柳
枝柳枝道就是小婢儒珍道怎麼就是你既
然是你便不該假裝小姐來取笑我了柳枝
笑道小婢焉敢假裝小姐來取笑相公是相
公自來取笑小婢做小姐故只得權認小姐
以資取笑耳儒珍見說恍然大悟道怪道那
夜內喚柳枝便驚走而去我却如何便曉得
若非小姐定要根究一箇着實竟被取笑了
這一世了柳枝道這是蔡相公自己懵懂了

量得我家這小姐。可肯獨自一人坐夜在荷
亭玩月的。馨知道。雖則如此。彼時就該說明
才是。豈有將我之聲名。借作汝取笑具耶。儒
珍至此。方始信馨如閨範。謹嚴。十分敬愛。時
已夜深。同入鴛幃。償其夙願。果然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再說蘇誠齋因送女在杭。聞知新婿。卽前者
求親不允的王先生。深異其天緣。莫道本欲
卽日還任。只因瑤枝姻事未諧。向知儒珍與
秋蓬莫逆。思量合他往爲說合。勝似另浼別
人。故爾在杭。擔擱着人來請。儒珍到公館中。
將向日秋蓬在揚州。自己如何留他作寓。要
將繼女瑤枝配他。秋蓬如何托故不允。語氣
過自矜誇。自己如何因愛才念切。設立計較。
治酒餞別。微露瑤枝才貌。秋蓬如何一見而
不肯起身。重復想我許他親事。自己如何因

怪其傲妄。要奈何他。幾時然後允其所請。那日如何小童來報。竟於夜間不別而行。細細敘了一遍。又將浼成學院執柯家中以遊學未歸爲辭也。說了道。聞賢壻與彼至交。意欲煩往一談。必善達我愛才之意。儒珍道。岳父台諭。自當卽往。但念秋遴旣親見瑤姨才貌。豈有才不慕才之理。其所以夜遁者。想亦因奚落一番。不勝前倨後恭之愧。是以不別而逃耳。小壻自場前與彼會後。亦久不相晤。容往一談其事。當無不諧也。誠齋道。諧與不諧。亦豈便能定得。但賢壻在內關說。覺諸多疑貼耳。儒珍連聲稱是。卽欲起身告辭。誠齋已預備有酒殺。留住入席。飲至半酣。方容告別歸家。燈下與馨如說知前項事情。馨如笑道。妾料那陳秋遴。定是福薄。不能享瑤姐之才貌。故有此一番顛倒耳。儒珍道。顛之倒之。失

而復得方算是奇緣。若輕易便可以成就。亦何足爲奇。卽如我和小如之姻。始也求而不允。後乃不求而允。有那番顛倒。今日便愈覺恩愛矣。馨如道。雖是如此。總緣前定。事豈偶然。但不知那秋遴才貌。果係何如。却能使家父這般愛慕。儒珍笑道。若問秋遴才貌。竟與卑人彷彿。馨如道。倘與相公彷彿。便不算佳耦了。儒珍恚問何故。馨如笑道。酒鬼解元。有甚佳處。儒珍亦笑道。李青蓮斗酒百篇。古稱佳士。何曾有酒鬼之號耶。不說儒珍夫妻笑謔。再講秋遴那日。正在房中看假瑤枝對鏡晨粧。忽報儒珍在外相候。因是友誼不同。亦且睽隔有日。只得出來相見。坐定茶罷。秋遴先開口笑問道。聞吾兄丹桂高攀。藍橋有耦。弟遊學才歸。竟尚未遑走賀。但吾兄宴爾新婚。脂香粉膩。洞房中春色方濃。何由念故人

而蒙賜顧。儒珍道：裙布荆釵，粗單室家之願，何足言賀！所以今此走候者，特來與兄執柯耳。秋遴笑道：過蒙盛情，奈已授室，不知是誰家閨秀，而煩吾兄作伐也。儒珍道：且請問吾兄於幾時畢姻？又所諧之耦，何處名門？而小弟竟絕不相聞也。秋遴道：兄且先說爲妙。弟則非一言之所可罄，未便縷陳。儒珍乃道：小弟所說者，係妻父繼女瑤枝，才貌俱佳，故欲與兄作伐耳。秋遴見說，哈哈大笑道：所言既卽瑤枝，弟與兄連襟已久，又何待作伐爲耶？儒珍驚訝道：終不然吾兄適言已曾授室，難道就是瑤枝不成？秋遴笑道：然也。吾兄豈尚不知其委曲耶？當是欲爲令岳翁作說客故耳。儒珍道：這事十分難解，妻父之瑤枝方欲遣媒說合，而兄處忽已得之，弟實不能知矣。秋遴笑道：事已至此，量不能隱瞞，况弟與兄

垂髫知己說亦何妨。弟前因慕廣陵之勝，駕言往遊。蒙令岳翁留寓衙中，欲以繼女相許。弟緣未卜才貌，何如辭之甚力。乃次日於見月樓頭，不期而與瑤枝相遇。值其向壁題菊，果然才色俱佳。不覺爲之心醉，後瑤枝於月夜潛至書齋，備言蘇翁原欲以親女締姻。因其醜陋，特令瑤枝露面，以動弟心。隨欲施其李代桃僵之手。弟聞言驚惶無措，遂拉瑤枝黑夜遁歸，恐防令岳跟追。是以託言遊學而實則在舍潛踪。與兄至契，豈敢不剖真情。令岳翁前還望吾兄善爲調劑也。儒珍見說，驚得目定口呆了半晌道：此真非常怪事了。妻父之瑤枝現尚在室，而吾兄之瑤枝又得同來。此亦瑤枝。彼亦瑤枝。難道有兩箇不成。真令人不解。據弟想來，兄今所擁當是冒名相惑耳。秋遴笑道：小弟與瑤枝雖不過在見月

樓一面而娉婷之影已寤寐不忘况小弟此
副法眼頗算牢硬如何有得錯來儒珍道其
然豈其然乎妻父實因愛兄之才故眷眷不
已今據吾兄說來彼豈尚不知瑤枝之逃在
兄處者而猶浼成學院并小弟來執柯耶此
妻父之瑤枝仍在閨中明矣妻父之瑤枝既
在閨中則吾兄之瑤枝弟竊疑必假秋遴笑
道甚麼古董物件却可以假得來况其具有
絕世才美卽算是假弟亦何樂而不爲豈其
必令岳之瑤枝始快乎儒珍只是搖頭稱怪
兩箇正在爭真論假委決不下只見外面通
報進來道半塘紅畢老爺拜望秋遴道那箇
畢老爺便叫開門相請早見一箇濶服大帽
的搖擺而尺秋遴遠遠認得是畢純來爲何
忽有此瑀因只得迎尺純來先與儒珍作揖
道適纔先到尊府奉叩深以公出未晤爲歉

不期於此相逢。幸甚。幸甚。儒珍便道：重蒙賜顧，有失迎。逖聞罪良多，純來與秋遴見禮畢，大家坐定。秋遴道：向久違教，聞老先生作閩嶠之遊，不知幾時榮旋的。畢純來道：小弟自前年北地回來，因舍親李之生在福州作府，不時有信來招，特往探望，豈期一住年餘歸來，道經天台，故吏家又擔擱了兩月，直至昨日抵舍，因是在天台道上，遇見貴相知蘇紫兒野服黃冠，道家裝束，附弟錦囊一箇，令寄與二元，同拆，卽跨鶴冲霄而去。方知渠已成仙，故今一歸，卽來奉訪。說罷，向袖中取出所寄之物，遞與秋遴。儒珍二人接來一看，見錦囊外面書着靜處拆看，因不卽展，藏入袖中，向畢純來致謝，攜書之勞。又談了些閒話。畢純來自起身作別。秋遴送了他出去，八來與儒珍說道：弟想老畢與我二人，因有疇昔之事。

久已交惡。何故無端走訪。原來有此附書就
事。今據老畢之言。紫兄果已仙去。不知書內
云何。却令向靜處開看。儒珍笑道。想必紫宸
兄遠念故人。特寄長生秘訣。欲度我二人同
入丹臺耳。但如今從那里覓靜處看去。秋澣
道。舍下後園樓上。最是幽靜。何不同到那廂
拆看。便攜了儒珍之手。一徑投後園來。儒珍
登樓四顧。只見牕纏蛛網。案積飛塵。床卧缺
紗之琴。壁掛不全之畫。真乃幽閨寥寞。罕留
人跡。儒珍道。吾兄此樓。構造精雅。想小弟從
未登臨。却緣何境界甚熟。好似到過幾次。一
般秋澣笑道。樓之僻陋。甚不足稱。但曾作吾
兄洞房。三年非久。何遂忘之。想彼時兄正在
醉中耳。儒珍見說。想了一想。道是耶。憶昔蒙
兄盛意。納弟蘭房。那夜跳牕而出。原來就是
此樓。思之恍如昨日。不想早閱三年。念弟原

配盡節江心。而不才今又忘情再娶。登斯樓
也能不負芒說罷。不勝傷感。秋濤勸道。雖是
如此。今兄已螟蛉蔡氏。所以慰芳魂於泉下
者。亦殊不爲無情。舊事休提。且將紫兄錦囊
試拆看。有何語。儒珍應道。有理當下拆開那
錦囊來。只見小小一幅黃紙。上書九天應元
雷訣。前錄咒語。後畫雷符。秋濤笑道。目下又
非端陽佳節。却寄這符咒。何爲儒珍道。且看
那箋上寫些甚麼。便知端的。因再將素箋一
看。却是首七言律詩道。

看破炎涼別寄巢。相思每憶六條橋。

山中採藥因心動。路上逢人寄語遙。

所遇瑤枝非舍妹。攜歸紅拂是花妖。

將符依訣朱書掌。次第拳開怪卽消。

秋濤看畢。驚疑道。這是怎麼說。儒珍道。依紫
兄詩中之意。方纔吾兄與弟爭執的那瑤枝。

却是花妖假冒了來迷惑吾兄的。有甚麼
說秋遴把頭搖着道。那有其事。若是妖魅時
只不過會粧點些姿色來說人。如何有這才
學。真乃謝女班姬。求之或過。儒珍道。我兄惑
於其才。以爲非妖魅耶。吾兄亦頗憶昔時埋
劍園所遇否。况紫兄相隔千里而外。又已證
伸其言。良不謬矣。今寄有符咒。卽當如法驅
除。兄尙遲疑不決。倘致戕害身命。悔亦晚矣。

秋遴見說。忽然省悟。道是矣。弟憶昔年埋劍
園所遇。原曾言有揚州之貶。而去秋在台岳
衙中。亦見玉芙蓉數本。一如埋劍園頭。莫非
卽此花之貶彼爲妖乎。儒珍道。此亦何疑。秋
遴此時。心中有些害怕。皺着眉頭道。爲今之
計。不知幾時方可除得。儒珍道。此事豈待時
凡若泄漏機關。反受其害。今符訣已有。卽刻
就可動手。秋遴道。吾兄之言是也。但弟此時

驚魂不定。全仗吾兄幫扶。儒珍笑道：「有了符咒，還怕怎麼？只要吾兄如此如此，騙他出來。小弟包管成功。但吾兄亦須幫助一二，必須捉得他住，不要被牠走了。才姓秋遶道：「這箇不難。家中人手儘多，叫他二十三十來，幫助吾兄擒捉便了。儒珍道：「這捉妖怪，不比捉強盜，用不着人多。人多法亂，倒要被牠逃走。只須小弟與兄兩箇足矣。秋遶笑道：「兄倒好像

道士出身，却怎曉得這些訣竅。儒珍道：「量這道理如此，那裏有甚麼訣竅。如今閒話休提，兄可有利劍，去取了一口，再拿些硃砂來。秋遶一一取到。儒珍沐手焚香，依着紫宸的符咒，先與秋遶左右兩手畫好，令他牽了訣，遂依紫兄詩上說，須次第牽開。想是先放左手，後放右手之意，切勿亂了。秋遶依言，把拳捏緊，儒珍於自己左手也畫了一道朱符，將劍

暗藏身畔。同秋遴下了樓梯，徑往內室。那假
瑤枝正在牕前勻粉，忽見秋遴同儒珍走，
忙問這是何人，却直引他到臥室中來。秋遴
道：「這是你家令妹丈，故特引來見禮。」假瑤枝
道：「既然是妹丈時，可請外面客位裏坐。」儒珍
道：「因有一言相詢，倒也不及坐了。」假瑤枝道：「
不知有何下問？」儒珍道：「請教大姨，還是妻父
親女，還是繼女，還是明媒正娶與秋兄的，還是
是私相授受與秋兄的？」今日須要見箇明白，
庶免禍生不測。假瑤枝見說，勃然發怒道：「你
是何等樣人，敢來問我家親繼公私之事？真
可謂唐突極矣。」儒珍笑道：「因有此不決之疑，
故爾試問，豈是唐突？」假瑤枝道：「欲知我事，只
須問你姨丈，便知有甚難了之事，却是這等
大驚小怪。」儒珍因回顧秋遴道：「還是如何？」秋
遴低頭不語。儒珍道：「事不容瞞妻父的繼女。」

金不仙身
一
瑤枝現在閨中。汝果誰宅之女。可實言之。若再妖言誑冒。當以雷法相治。假瑤枝見被道着了病根。不覺語塞。欲要反走。儒珍早拔劍在手。大喝道。何物妖魔。敢來作此伎倆。今奉天曹律令。特來斬汝。尚敢潛逃。何處說罷。趕入一步。提劍便砍。那假瑤枝見勢頭不好。忙回身叫聲慢來。閃過劍鋒。將儒珍攔胸一擋。早已五岳朝天。仰面跌着。假瑤枝奪劍在手。

正欲來害儒珍。不提防他掌中雷訣跌散。忽然霹靂一聲。從地而起。打箇正着。假瑤枝叫聲不好。棄劍欲走。秋濛驚得慌了。兩手雷訣齊放。一時霹靂連轟。雷火滿室。只見那假瑤枝向地一滾。化道金光。從牖上飛出。正是

洞房昨夜麗陽春。雷火無端苦徧侵。
不是天台書寄至。風流終喪射丹根。

不知是這一番雷電交加。假瑤枝作何下落。

且看未回分解。

評云雷擊花妖豈兩解元具有此本領只是托賴紫宸遠寄符訣而藉其餘威耳然書符於掌次第拳開霹靂幾聲妖消怪滅事則快文則不快奈何惟纔得符咒入手而書生漫不自量輒謂可如甕中鱉之唯我欲爲遂令仙傳之技幾至因驕償績而後收轉敗作勝之功斯稱快文矣



